

上海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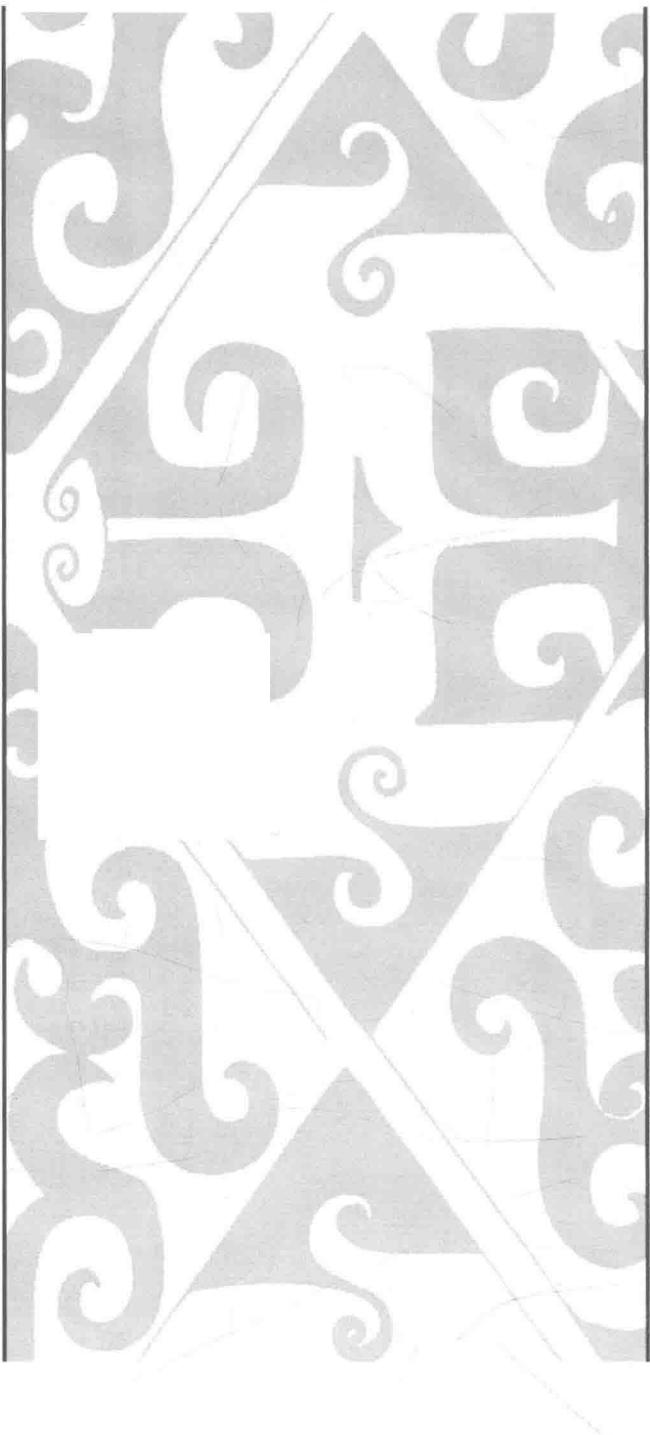
朝鮮所刊中國珍本小說叢刊

1

主編 孫遜 [韓]朴在淵 潘建國

三國志通俗演義（銅活字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主編 孫遜「韓」朴在淵 潘建國

# 朝鮮所刊中國珍本小說叢刊

1

三國志通俗演義（銅活字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 上

## 中國小說的朝鮮本及其學術價值（代前言）

處於東亞「漢字文化圈」之內的朝鮮半島，與中國陸地相連，往來頻密，其接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最為及時和廣泛。歷史上曾有大量中國典籍，通過各種途徑傳入朝鮮，其中包括不受中國本土重視的稗官小說。朝鮮文人不僅喜歡研讀中國小說，而且積極地予以庋藏、傳抄、翻刻、選編、譯介以及擬作，留下了頗為豐富的中國小說史料。其中，較早受到中國學者關注的，是存藏於韓國的明刻本中國小說，譬如發現于首爾大學奎章閣的明末刻本《型世言》，是一部亡佚了三百餘年的話本集，晚明白話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也因此從「三言二拍」，擴展為「三言二拍一型」；還有奎章閣所藏明萬曆金陵萬卷樓刊本《新鍛全像包孝肅公百家公案》六卷一百回，也是一個彌足珍貴的海內孤本。與明刻本相比，中國小說的朝鮮本（包括刊本和抄本），則尚未得到中國學者的充分關注和利用。

事實上，朝鮮半島的印刷文化殊為發達，尤以高麗朝後期至朝鮮李朝中前期的金屬活字印刷及雕版印刷最為繁盛，於中國古籍多有翻印，由於其刊刻底本往往是宋元本或明中前期刻本，故具有重要的學術文獻價值。對於中國小說朝鮮本而言，這種文獻價值則顯得更為突出。茲分「以宋本為底本者」、「以明版為底本者」兩項，略述如下：

### 一、以宋本為底本的朝鮮本中國小說

中國白話小說雖肇始於宋元，但文本刊印不多，目前存世的宋元本寥若晨星，迄今尚未發現朝鮮半島保留有根據宋元本翻刊的宋元話本舊種。以宋本為底本的朝鮮本中國小說，均為文言小說。

最為學界所重的是朝鮮文人根據《太平廣記》選編而成的《太平廣記詳節》（以下簡稱《詳節》）。《太平廣記》是一部廣泛搜錄漢唐志怪傳奇的文言筆記小說總集，始編於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後曾刊刻行世，惜今未見宋刻本傳世。資料顯示，早在高麗時期，該書便已傳入朝鮮半島，高麗文宗二十四年（1080，宋神宗元豐三年），使者朴寅亮已將《太平廣記》中的故事化為典故寫入詩作（見南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九）；高麗仁宗二十四年（1146），文人尹誦撰有《太平廣記撮要詩》一百首（見高麗文宗八年黃文通所撰尹誦墓誌銘，收入《朝鮮金石總覽》上），則他大概曾通讀過《太平廣記》全書。由於《太平廣記》多達五百卷，閱讀和流通均甚不便，朝鮮李朝成宗時期文人成任（1421-1484），乃「芟其繁蕪，約為

五十卷，以便觀覽」，書於成宗八年（1462，明天順六年）刊刻行世，較中國存世《太平廣記》最早版本——明嘉靖談愷刊本早了一百多年，據此推知《詳節》的底本當為宋本，這從該書明確避宋太祖趙匡胤諱（卷二十《俳優人》「崔相胤」省作「崔相」，下有雙行小注「名犯太祖廟諱」），亦可得以驗證。至於《詳節》所據為宋刻本還是宋刻本的傳抄本，尚難確考。

《詳節》今存卷首序文目錄、正文卷一—三、八—一、一四—九、二〇—二五、三五—三七、三九—四二，合計二十六卷，其中卷一〇所錄《蕃中六畜》、《耶孤兒》、《胡王》三篇，乃失載於今存之《太平廣記》及其它任何書籍，僅賴《詳節》而留世，彌足珍貴；而諸多《詳節》與《太平廣記》共有之篇目，也存在一定文字差異，其文獻校勘價值不言而喻。《詳節》發現後引起了韓國和中國學者的關注，陸續發表有金一根（韓國）《關於〈太平廣記詳節〉》（1971）、張國風（中國）《韓國所藏〈太平廣記〉的文獻價值》（2002）、溝部良惠（日本）《關於成任編刊〈太平廣記詳節〉》（2002）、金長煥、李來宗、朴在淵（韓國）《〈太平廣記詳節〉》（2005）、金程宇（中國）《韓國古籍〈太平廣記詳節〉新研》（2007）等重要論文。可以期待，隨着《詳節》文本的影印出版，還會出現更多也更為深入的學術研究成果。

此外，唐段成式（約803—863）所纂《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內容龐雜，向被視為唐以來「小說之翹楚」。其書始刊於南宋，凡經三刻，惜皆亡佚；元代未聞有刊本。現存最早版本為國家圖書館藏明初刊本，其他通行本有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趙琦美校刊本、商濬《續稗海》本、明末汲古閣《津逮秘書》本以及清代張氏照曠閣《學津討源》本等，其刊印俱在明萬曆以降。朝鮮李朝成宗二十三年（1492，明弘治五年），由權叔強提供「家藏唐本」，李宗淮負責校訂，李士高負責「摹工」，開雕《酉陽雜俎》正集二十卷，次年（1493）刻竣並進呈御覽。據初步研考（參閱本叢刊附錄《〈酉陽雜俎〉明初刊本考——兼論其在東亞地區的版本傳承關係》一文），此朝鮮刻本與明初刊本的刊刻底本，乃屬同版宋刻本，但朝鮮刻本底本的刷印時間要早於明初刊本底本，其文字情況相對保存完好，《酉陽雜俎》的文本庶可據此得到更好的整理。

## 二、以明版為底本的朝鮮本中國小說

目前已知存世的明版中國典籍，數量龐大，其價值較之宋元本自稍遜一籌。但古小說屬於不登大雅之書，在中國存藏情況不佳，因此，以明版為底本的朝鮮本中國小說，往往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其中有些保存了中土久佚之書，譬如朝鮮刻本明陶輔（1441—？）《花影集》四卷、明佚名氏笑話集《鍾離葫蘆》不分卷等；有些則為存世之早期善本，足資校勘，譬如朝鮮刻本明瞿佑（1347—1433）《剪燈新話句解》一卷、明趙弼（1364—1450？）《效顰集》三卷等。

此處，需要予以特別關注的是長篇章回小說名著《三國志演義》的兩個朝鮮本。其一是朝鮮銅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

義》，該書由韓國收藏家李亮載先生在1980年代發現於寺廟之中，雖僅殘存卷八一冊，但它是已知刊印時間最早的金屬活字本中國章回小說，殊為珍罕。

其二是朝鮮「丁卯耽羅」刊刻的《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十二卷，其底本乃以明金陵「周曰校甲本」為主。《三國志演義》存世明刻本之中，數嘉靖壬午本、葉逢春本刊刻時間最早，其次則為周曰校刻本，周曰校本包括幾個系統，其中又以所謂「周曰校甲本」刊印相對較早，然迄今為止周曰校甲本僅發現若干殘卷。而朝鮮翻刻本則保留了該本的完整文貌，其卷一（中國刊本之周曰校甲本卷一迄今尚未發現）首頁題署「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晚學廬陵葉才音釋、明書林周曰校刊行」，透露出周曰校甲本的若干編刊細節，對於周曰校本以及《三國志演義》早期版本研究，均有重要的學術參考價值。

值得一提的還有朝鮮抄本《新增九雲樓》，此書之名見於朝鮮文人金進洙（1797-1865）《燕行雜詠》詩句（九雲夢幻九雲樓）注釋，然其文本長期以來未知是否存世。今韓國學者梁承敏首次發現韓國仁川市立圖書館藏有抄本，惜僅殘存六卷（第二、六、七、八、九、十卷）六冊。《九雲樓》乃據朝鮮小說名著《九雲夢》改編擴寫而成，其改編者究竟是朝鮮文人還是中國文人，迄無定論。此《九雲樓》抄本的新發現，不僅證明金進洙記載非虛，也為《九雲夢》傳播史研究提供了難得的新資料。

令人遺憾的是，自十六世紀以降，朝鮮半島戰火不斷，圖籍損毀嚴重。即以上述中國小說的朝鮮本而言，有些殘缺近半，有些分藏於多家韓國公私藏書機構，有些則不見於韓國本土而佚存於東鄰日本。這些客觀原因，無疑增加了其學術整理研究的難度，中國學者尤甚。然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朝鮮本中國小說所蘊含的豐富的學術價值，又要求中國學者必須高度重視和充分利用這批珍貴的學術資源。正是基於這一目的，我們決定編印本叢刊。

本叢刊收錄的十一種珍稀朝鮮本中國小說，均是首次在中國影印出版，朝鮮刻本《酉陽雜俎》、朝鮮抄本《九雲樓》則在韓國也尚未影印；有的在韓國已經影印過的小說，本次也補充了近年來新發現的版本資料，譬如朝鮮刻本《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就增加了朴徹庠修綏室藏本卷十二末頁「歲在丁卯耽羅開刊」刊記、卷十首頁朝鮮文人姜再烈（1647-1729）藏書印等書影；朝鮮刻本《酉陽雜俎》在韓國成均館大學圖書館和日本國會圖書館均有藏本，在比較之後，我們選用了版本面貌較佳的大藏本。凡此種種，皆旨在為中國研究者提供更為完善的原始史料。此十一種朝鮮本中國小說的影印底本，大部分由韓國鮮文大學朴在淵教授幫助搜集提供。朴教授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曾以一己之力整理出版了數量可觀的韓國所藏中國小說文獻，並對其中的多部作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績卓著，令人欽佩。沒有他的努力，這套叢刊是無法順利編印出版的。此外，韓國收藏家李亮載、古文獻家朴徹庠、鮮文大學教授梁承敏、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稻畑耕一郎，也為本叢刊的底本搜訪提供了

支持和幫助，謹致謝忱。

本叢刊在各書之末附錄了若干學術論文，既是表示對先進學者的致敬，同時也為檢閱利用本叢刊的讀者，提供一個相對可靠的研究基礎。在此，謹向這些論文的作者致以誠摯的感謝。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業日趨商業化的大環境之下，仍決定本着扶持學術的宗旨，推出這套資料性質的文獻叢刊，其行其情，令人感佩。田松青副總編輯不僅細緻落實了叢刊出版的種種事宜，也曾提出了不少具有建設性的專業意見，謹致謝意。

最後，我們還想強調的是，「朝鮮本中國小說」一詞帶有鮮明的跨區域、跨文化色彩，它承載者一段東亞漢文學彼此交融、共同創造的歷史，而它們在今天的彙集出版，也是中、韓、日三國學者齊心協力的結果。這一事實再次表明，東亞地區惟有借助不斷推進、日趨緊密的交流合作，才能擁有更為美好的未來。

# 總目

## 第一冊

三國志通俗演義（銅活字本）

三國志傳通俗演義·上

## 第二冊

三國志傳通俗演義·中

## 第三冊

三國志傳通俗演義·下

## 第四冊

太平廣記詳節·上

## 第五冊

太平廣記詳節·下

## 第六冊

太平通載（附：太平通載抄）

## 第七冊

酉陽雜俎

剪燈新話句解

第八冊

刪補文苑楂橘

效顰集

花影集

鍾離葫蘆

第九冊

附編 新增九雲樓

三國志通俗演義

(铜活字本)

## 《三國志通俗演義》（銅活字本）提要

朝鮮銅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殘本一冊，分為上下兩卷，下卷首頁題「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八下」，知其為原書之卷八，惜首尾均有殘闕，僅存卷上第三十六至四十四、四十六至五十六葉，卷下第一至四十七葉（第四十七葉缺損嚴重，第十四十七葉以下殘失），合計六十七葉。該書印刷使用的銅活字，為朝鮮中宗十一年丙子（明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鑄造的「丙子字」，其使用期限直至壬辰（明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倭亂之前。研究者另據朝鮮文人奇大昇（一五二七—一五七二）在宣祖二年（一五六九）御前侍講時提及《三國志衍義》「怪誕如是，而至於印出」、「此書出來未久，小臣未之見」（《宣祖實錄》卷三）諸語，推測銅活字的刊印時間為朝鮮明宗時期（一五三四—一五六七）或一五六〇年代初中期。不過，奇大昇提及的印本是否就是目前所見銅活字本，難以確認，故銅活字本的刊印時間尚待研考。至於銅活字本的底本，通過與《三國志演義》嘉靖壬午本、葉逢春本、周曰校甲本以及朝鮮翻刻本等版本的文字比勘，得出兩個不同的看法：其一是以周曰校甲本為底本，又曾參校了嘉靖壬午本；其二是三個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同時或更早的版本。朝鮮銅活字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已知刊印時間最早的金屬活字本中國章回體小說，對於《三國志演義》早期版本流播以及東亞出版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文獻價值。

茲以韓國私人收藏家李亮載所藏朝鮮銅活字本影印。

一名部曲董起至金頭月來拜于禁衛前  
七夜重兵去解樊城之危期在必勝今用  
鋒豈不懼大敵也樊大驚忙問其故衡曰龐惠深  
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故主在蜀輔佐劉備  
職居五虎上將況今龐惠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  
今使他為先鋒而領大軍是潑油而救火也將軍欲

奏魏王當別易之禁聞此語遂連夜來奏曹操聽自  
省悟即喚龐惠至增下令幼下先鋒印惠大驚曰某  
正欲與王出力擒捉關將以安華夏王上何不殺某  
擇日孤獨卿數載兩用並無持疑今日用卿固得馬

知大將西川汝兄惠深在西川俱佐

疑柰衆口所言因此不用龐惠聞之免冠頓首流血  
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主上咸感厚恩恨肝膽  
墮地不能補報今疑於惠也惠昔在故鄉時與兄同  
居嫂甚不賢嫉妬於惠惠乘醉提刀殺之兄龐柔恨  
入骨髓誓不相見以斷義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不  
能下士故孤身入川惠感王大恩甚過百倍安敢萌  
異志而負王上也惟願察之操自扶起龐惠撫慰曰  
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言耳卿勿忌憚  
可努力建功孤誓不敢負於卿矣惠拜辭回家令匠  
者造一昇音輿櫬乃東身棺材也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  
衆親友至見昇櫬於堂皆失驚問曰將軍領兵出師

何用此物。惠舉盃與親友曰：吾受魏王恩重，誓以死報。今去襄江，樊城戰，關將共決生死。若不斬彼而回，必嘗孤魂歸國矣。故先備昇櫬誓無空回之理。衆皆墮淚。惠把盞畢，喚其妻李氏，并男龐會會方六歲，惠與妻子曰：吾義在効死。今為先鋒去戰，關將吾不殺。關將關將必殺吾也。我若被他所殺，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與吾報誓雪恨也。後會跟鄧艾取公子孫應之言也。妻子痛哭送別。令昇櫬而行。手下驍將五人問龐惠曰：將軍載櫬，何意？惠曰：汝衆人隨我來。吾今去與關將決一死戰。我若被關將所殺，汝等取

吾冕曰我若殺了關將汝等急取他屍首當自取其首置於櫬內同獻於魏王五百將皆昂然而告曰將軍有失吾等捨頸血與將軍復讐也於是引軍前進後將此言奏知曹操操大喜曰龐惠有如此之志孤何憂焉言訖大笑賈詡在側言曰王上何喜也操曰吾喜龐惠之壯哉詡曰王上差矣血氣之勇去聞關將他是赤身搏虎之將俗云兩強而鬥必有一傷非安邊塞之良策也操大悟急令人趕上龐惠傳王旨戒曰關某智勇雙全之將切不可用力鬥之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不可怠忽龐惠聽罷只哂笑衆曰將軍何故哂笑乎惠曰吾料此敵當挫關公三十

年之聲價王上何故多慮云寧已發而有戒慎之言  
勿令聞其血氣之勇是弱於軍前也吾心中有吞關  
公之意豈死於等閑耶于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  
將軍自度之惠奮然遣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  
擊鼓却說關公高坐於中軍帳上忽帳下一人覆曰  
探知曹操甚于禁為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  
鋒龐惠軍中擡一鼎櫬口出不遜之言誓與君侯決  
一死戰兵離城三十里之路矣關公聽言勃然變色  
美髯飄動大怒而言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盡皆縮  
頸而奔龐惠豎子何敢來藐視吾也喚子關平一面  
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其謗平諫曰父見

守三十年之英風不可因一言之辱而棄泰山之重  
與頑石共爭乎高下也辱子願代父去戰此人關公曰  
吾自戰以來未嘗不身先士卒龐惠何等之人也焉  
敢辱吾平日兒聞世人有云螳螂之忿安當車轍況  
隨侯之珠不可彈雀怒蠅拔劍徒費神威量龐惠鼠  
輩何勞父親自敵乎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  
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軍來迎龐惠兩陣對圓  
魏營一面白旗上書南安龐惠四箇白字旗下龐惠  
青袍銀鎧鋼刀白馬背後五百軍兵緊隨十數員小  
將肩擡昇靴而出平大罵曰西羌小軍背主之賊何  
敢辱吾龐惠馬上問曰此何人也部下一軍曰此關

公義子關平也。惠大怒而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癡癩小兒，吾不殺汝快換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惠。惠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有人報與關公。關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到軍中。關平接着言說與龐惠五百軍共戰兩次，不分勝負。關公自橫刀出馬，叫曰：關將在此，龐惠何不早來受死？鼓聲大震。龐惠出馬而言曰：吾奉天子詔魏王旨特來取汝。恐汝不信，備昇櫬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羌胡一匹夫！可惜吾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惠。惠輪刀大喝。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